

關於『九雲記』的作者問題及 其與才子佳人小說

趙冬梅*

<目次>

1. 『九雲記』的作者歸屬
 2. 『九雲記』與才子佳人小說
 - 1) 『九雲記』與才子佳人小說的結構形式
 - 2) 『九雲記』與『平山冷燕』
 - 3) 『九雲記』與『玉嬌梨』
 - 4) 『九雲記』與『好逑傳』
 - 5) 『九雲記』與『英雲夢』
 - 6) 結論
-

『九雲記』究為韓國人所作還是中國人所作，學界已有三種看法。一是以中國學者劉世德教授為代表，認為『九雲記』的作者為中國人¹⁾；再是以旅法華人學者陳慶浩為代表，視『九雲記』為朝鮮人所作的漢文小說。²⁾ 第三種看法則認為，先有中國文人改朝鮮小說『九雲夢』為『九雲樓』，又有朝鮮文人改『九雲樓』為『九雲記』。³⁾

* 大真大學校 教授

1) 詳見劉文『九雲記』是中國小說還是朝鮮小說？（『文藝報』，1994. 1. 22.）

2) 見陳文『九雲記』之研究及其作者問題，（『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研討會論文集』，1998. 7. 臺北）

劉世德教授以其爲中國小說的論據主要有二，一是金進洙(1797~1865)『碧蘆集』“燕京雜詠”中的一首詩及附注，二是『九雲記』的行文。劉文認爲，『九雲記』不可能是運用白話文水平很低的朝鮮文人創作的。但我們閱讀全文便會發現，『九雲記』并非純然白話，而是一部文白夾雜的小說。這種創作形式，在韓國漢文小說中并不罕見。『廣寒樓記』(漢文本『春香傳』)即屬這種形式。雖然與『廣寒樓記』相比，『九雲記』的白話文成分占有更大比重，但這部分的句子，往往生硬別扭，語意不通，說明作者并不具備熟練運用白話文的能力。金進洙的詩及注是劉文最重要的論據，詩爲：

墨驚裴虎迄無休，篇什叢殘盡刻舟。豈但梅花空集句，九雲夢幻九雲樓。

詩下有注，關於末兩句雲：

“‘梅花’，康熙時人羅景星集梅花句，七律七絕各一百首，書模『聖教序』字開刊。其聯一句‘臘盡山中三尺雪，月斜樓上五更鐘’，我東小說『九雲夢』增演己意，如楊少游系楊震，賈春雲系以賈充，他皆仿此，皆寫象于卷首，如聖嘆四大書，著爲十冊，改名爲『九雲樓』。自序曰：‘余官西省也，于舟中得見『九雲夢』，即朝鮮人所撰也。事有可采，而朝鮮不闕于稗官野史之書，故改撰’云。”

金進洙的詩注後面，收錄黃鍾顯的評語，曰：

“集句之法，蓋始于石曼卿。而一題集二百句，可謂古今奇才。若稗史演義，半屬烏有。而以至楊少游系出楊震，八仙女皆有系派，寫影于篇首，以無爲有，反虛成實，有關傷風敗俗。康熙時，毀破聖嘆『水滸傳』刻版，亦由是也。”

寫象評點十卷本『九雲樓』可能確曾存在。另一則資料也可以證明這一點，那便是朝鮮學者李樹廷(1842--1886)的『金鑿新話跋』，文雲：

3) 見陸宰用『『九雲記』的研究概況以及幾點問題的商榷』，(『嶺南語文學』第28輯，1995. 12. 大邱)

“朝鮮固多小說，然皆有根據，蓋野史之類，其傳奇之作甚稀，……『九雲夢』向爲清人某所評點成十卷，印行于世，……。”

雖然如此，然此寫象評點本至今未被發現。在此，是否能象劉世德教授那樣以金進洙『碧蘆集』中的相關資料爲據，來斷言『九雲記』就是『九雲樓』，故而『九雲記』是一部中國小說，卻仍大可商榷。從下面對本文內容的介紹分析中，我們會發現，此書更象是不諳白話的朝鮮文人所作。

據金進洙詩注，『九雲樓』的作者當爲清朝一位官員。但我們閱讀『九雲記』時卻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爲既登仕途，至少是粗通文墨，而『九雲記』中，不成話的句子俯拾皆是，如第三回：

衛夫人責八仙娥不守仙家規範，

夫人道：“……今也，你們怎麼樣的，也不怕上界受罪起來，又不害臊了，不老老實實的麼。你們容不得仙家規範，……。”

八仙娥懇請花仙姑說情：

八仙娥復嘈嘈嗷嗷的向百花仙道：“花姑娘，十分主持了，我們冷活一般的，救一救則個。”

楊父向連襟謝少傅談及楊少游：

孝廉道：“迷豚今十二齡，讀的是索性隨手抽簽，眼到看過。雖是記性不甚鹵莽，難道竟不知定讀習熟。有時做得些詞賦，或五六七言，只得解解夢呢。”

再如第六回，鄭夫人問女兒病情：

娘，老們一時連忙答道：“太太不用慮可的。姑娘已痊愈好了，剛才用過食膳，比前的多大了。”夫人喜道：“知是些乏的了。”

第九回：鄭夫人向鄭司徒論及以春娘爲楊少游妾一事：

(夫人)告于司徒道：“女兒之言雖如此，春娘之才貌，出于等第。少年相遇，倘或有什麼三心四意，不但非女兒之長策，倒也難道是遠慮的，不妨松了呢。”

這種生硬別扭的句子舉不勝舉。可以說，除了抄來的句子以外，大多表意模糊。也有很多用詞不當之處，如第八回，鄭小姐得知父母選定之婿便是假作女冠，進府私相自己的楊少游時，有這樣的描寫：

春雲遂將鴛鴦，馮奶娘言語，自己假意之話，一一說了。小姐老着臉飛紅了。

在此，作者的本意大概是想說鄭小姐很尷尬，很不好意思。而“老着臉”是“厚着臉皮”的意思，用在這裡顯然很不恰當。

總之，由于『九雲記』的作者不能很好地運用白話來表意，加之此書又從不同時代的多部小說中轉抄，不能融會貫通，是以語言面貌十分蕪雜，實在不象是以漢語為母語的作者所作。

我們知道，『九雲記』的作者熟知『紅樓夢』，『鏡花緣』，『水滸傳』，『平山冷燕』，『玉嬌梨』等諸多中國古典白話小說。他把上述中國小說的部分內容搬到『九雲記』中，大大地擴大了後者的內容。但在搬用中，由于錯會了原文的意思，不當之處極多。如第六回：

煉師忙拉了起來，道：“賢侄……身上大好麼呢？”

煉師道：“尊堂妹丈暨妹妹俱大好麼？”

煉師先問：“司徒，夫人俱大好麼？”

第二十回：

(煉師)說道：“我的姑娘，頭一次到庵，太勞了，太早了。姑娘大好麼？”

“大好”這個詞在『紅樓夢』中曾多次出現。如：

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吧。”(第五十七回)

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第八十一回）

襲人也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幾天可大好了？”黛玉道：“那里能夠，不過略硬朗些。……”（第八十二回）

類似的話還有“大安”，如第五十五回：

（平兒）說着，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們再說。”

很顯然，它的意思是問病人的身體是否完全恢復。而『九雲記』的作者卻把它當成常人見面的問候語來使用了。再如『九雲記』第二十八回錦衣衛查抄張修河家的描寫，搬用了『紅樓夢』一百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的情節。照抄字句時，并沒意識到原文的話外之音

只見夏太監道：……又喝命：“不許羅暍，待本監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分付跟來的：“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著，回來一起瞧著。”

這段話在『紅樓夢』中是描寫回護賈府的西平王的。因他不願使賈府吃大虧，才“慢慢的”一味拖延，又不准自己手下的人動手肥己，故而命他們“給我站在這裡候著”。而把這樣的描寫用到樂于大抄特抄的夏太監身上就有些不倫不類了。『紅樓夢』第六十二回有“猜拳”的情節，『九雲記』第三十二回中也出現了這一場面：

淑人……乃道：“我就馮奶娘猜拳罷。”……衆人看見，馮奶娘出的是無名指，秦淑人出的是中指。衆人都笑道：“奶娘輸了。”……奶娘便笑道：“我只估量著淑人姐姐一定要出小指，所以我才出了個無名指。誰知道反倒上了當了。”

這裡，顯然錯會了“猜拳”這種酒令的意思。猜拳本是兩人相對同時出手，各猜所伸出手指之合計數，而在此似乎成了哪個手指壓哪個手指的問題了。『九雲記』的親屬稱謂也頗混亂，楊少游稱出家的姨母杜煉師忽爾為“嬌

太太”，忽爾又為“姨太太”，這顯然是生硬搬用『紅樓夢』中“李嬌太太”，“薛姨太太”之稱謂的結果。而且，『九雲記』中下人的名字，如鄭府的丫環鴛鴦，鸚鵡，僕婦周瑞家的，均來自『紅樓夢』，這可能也是由于作者對此類人物命名不甚了解造成的。

『九雲記』寫的是明朝萬曆年間的事，由于作者對明代官吏制度并不了解，因此出現了許多錯亂現象。如第二十七回：

復使端公差使盡心扶護。雖然鬼神在旁，其能揣測。
忽有太監一員，率領許多端公屬員，如虎似狼的。
節級們道：“相公隨我罷。”
那孔目，節級們咸道：“至宜。”
劊子大驚，一面將金開了鐵鏈，一面走告節級，差撥，出來迎接，打恭了侍立。

第二十八回：

盧鎮笑道：“……那官長不有捕快，端公？……”

“端公”是宋代官府公人之稱，『水滸傳』第八回：

只見巷口酒店里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店中講說話。”……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

宋元時地方獄吏有節級，『水滸傳』中的神行太保戴宗便為兩院押牢節級。而孔目為掌管文書之官，宋時各級衙門多設。『水滸傳』中也有鐵面孔目裴宣。但是明朝除翰林外都不置孔目，清朝因之。『九雲記』的作者顯然是不了解這些情況，而從『水滸傳』中取用的。

在這一方面，還有一個明顯的錯誤就是知府，太守和知縣不分。如第三回：

一日，按武昌府知縣湖(胡)文卿進見，……乃打發胡知府出去。

若說此處為抄寫筆誤，我們再看第二十三回：

家僮忙的三步做一步，報道：“本縣太守老爺，齊奉詔旨到門。……”

很顯然，這部作品不可能出于“西省為官”的中國人之手。

在第一回中，楊少游的前身，即所謂六觀大師的徒弟性真，奉師命于路間候諸仙人，往往自稱“貧道”：

性真道：“……貧道剛才的來了。……”

性真謙讓道：“酒者，伐性之狂藥，佛家之大戒。貧道不敢承賜了。”

性真起身，頂禮拜謝道：“……貧道斷乎不敢拜領，惟王爺曲恕罷。”

性真道：“一道溪水，迥隔南北，難道貧道從何飛越過的好些兒？”性真一笑道：“……貧道有數顆明珠，願獻諸位菩薩。……”

“貧道”原是魏晉南北朝時僧人自稱，但在唐以後，它已逐漸專用于道士。中國古典小說中，僧尼的自稱多為“貧僧”，“貧尼”；“老僧”，“老尼”；“小僧”，“小尼”等等。但在朝鮮，并無道士的存在，僧尼常常自稱“貧道”，這一點我們在其它朝鮮漢文小說中也能找到例證。如『玉麟夢』中翳雲庵女尼靈遠，一直自稱“貧道”：

靈遠曰：“此無乃今榜之狀元郎耶？貧道曾為其生產祝願，……”(『玉麟夢』第四回) 靈遠對曰：“小姐緣何問之乎？貧道王侯貴宅，無處不見，……”(同上)

這種現象幾乎不見于中國通俗小說中，這應該說也是『九雲記』作者國屬的一個例證。再有第五回，楊母庾夫人囑咐楊少游去找杜煉師：

再說庾夫人道：“……盛京正陽門外，有名靈佑觀，是我表兄杜煉師出家修行處。……”

春雲斂衽道：“妾身偏蒙姑娘之眷愛，涓埃之報，未由自效。名雖侍娥，情同兄弟。……”

稱姐爲兄，姐妹爲兄弟，當然并無不可，但在近代漢語口語中卻并不多見，而在朝鮮小說中這是一種常用的稱呼。『玉麟夢』中女子對稱都呼兄呼弟，在今日的韓國語中，對女性年長者仍然可以稱兄，這或許也能提供我們一點旁證。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如果說一個“西省爲官”的中國人，確曾作過『九雲樓』，那麼，這部“印行于世”的寫像評點十卷本『九雲樓』，與我們今天看到的題爲“無名子添刪”的九卷手寫本『九雲記』也不會是同一本書。然而，兩書之間或者也存在某種聯系。這一點我們從金詩的末聯“豈但梅花空集句，九雲夢幻九雲樓”中可以窺見一二。我們知道，『九雲記』的確是一部轉抄多本中國小說的“集書之書”，金進洙如果正是從這一方面着眼，把集梅花詩與『九雲樓』相對，可以推想『九雲樓』的內容可能與『九雲記』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我們上文談到的第三種觀點不無道理，也就是說，可能先有中國文人改朝鮮小說『九雲夢』爲『九雲樓』，而『九雲記』的作者，朝鮮文人無名子受到『九雲樓』創作的影響，對其加以添刪，便產生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九雲記』。

詳讀『九雲記』，我們覺得，這部書不大可能出于已登仕途，“知書識禮”的上層文人之手。楊少游把內宅之正殿命名爲“群芳院”已顯輕薄，更讓自己的母親入住做群芳之主（在『九雲夢』中楊母所居正堂名慶福堂），則迹近荒唐了。其它如楊少游鄉試得中，答宗師問話之時自稱“解元”（『九雲記』中此處文字本抄自『平山冷燕』，而在『平山冷燕』中，燕白頷答話自稱“生員”），還有我們下文論到的張善直稱父親名諱，等等。這都表明這部書極有可能是下層文人所作。

二

『九雲記』以『九雲夢』爲框架，加入了許多內容。這些內容基本來自『女仙外史』，⁴⁾『水滸傳』，『紅樓夢』，以及『鏡花緣』等諸書可以說沒有這四部

書，也就沒有『九雲記』，因為後者從此四部書中抄錄了太多的內容。關於這方面，我們另文討論，不多贅述。在此，主要探討的是『九雲記』與才子佳人小說的關係問題。

『九雲夢』顯然受到了唐傳奇『無雙傳』，『柳毅傳』，『紅線』等作品的影響，而『九雲記』的創作則大大得益于才子佳人小說。才子佳人小說曾經大量流入朝鮮，其中很多還被譯成韓文，在朝鮮時代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李廷綽(1678~1758)『玉麟夢』的後半部分可以說就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說。『九雲記』一般說來，也稱得上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說。其最特出的表現首先是情節結構的安排。

我們都知道，明末清初泛濫一時的才子佳人小說，是一種程式化的文學樣式，“至所敘述，則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爲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故當時或亦稱爲‘佳話’”。⁵⁾才子佳人小說多寫能詩的才子與佳人一見鍾情，而腹無點墨的貴公子(其父官居要津，奸惡異常)假冒斯文，依仗勢要，在趨勢附炎的小人的幫助下，橫刀奪愛。他們屢施詭計，甚至在天子面前陷害才子，然而，天子終究是英明的。文武兼備，風采流動的才子終於得到了天子的賞識，與佳人喜結良緣。『九雲記』也正是如此。

『九雲夢』的情節結構較爲簡單，除了太後奪婚這一波折外，并無什麼復雜的矛盾衝突，也看不到撥亂其間的小人。而在『九雲記』中，則加入了張善這條線索。他依仗父親吏部尚書張修河的勢要，妄充才子，始欲奪桂蟾月，繼欲奪鄧瓊貝，最後又圖與公主結婚，可說是與楊少游做定了對頭。小說中，楊少游與張善矛盾衝突的場面與才子佳人小說的常見場面相同，都爲一些卽席賦詩，對詩的描寫。楊少游文思滾滾，佳作連篇，張善則瞠目結

4) 有論者認爲，『九雲記』第一回的創作受到了『西遊記』的影響而事實上『九雲記』第一回，第二回的創作完全抄自『女仙外史』第一回，第二回，文字大體相同，基本上沒有出入。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明之人情小說(下)』

舌，不是一無所成，就是滿紙胡言。又加入兩個幫閑文人，即盧鎮與王古頡插足其間，于中取利，等等。種種描寫皆如才子佳人小說。然而，“撥亂其間”的惡人，小人，總勝不過風采流動的才子，所有作為都不過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為上有英明君主洞悉一切。結果和大部分的才子一樣，楊少游功成名就，奉旨成婚，皆大歡喜。

『九雲記』不僅借鑒了才子佳人小說的結構形式，在內容的描寫上，也套用了『平山冷燕』，『玉嬌梨』，『好逑傳』，『英雲夢』等多部小說。其中對它產生最大影響的作品是『平山冷燕』。

『平山冷燕』是才子佳人小說的壓卷之作，在朝鮮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曾被譯成朝文，目前尚有兩種抄本保存在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樂善齋文庫及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漢文本存有更多，計六種，分別保存在漢城大學奎章閣，成均館大學圖書館，及東亞大學石堂傳統文化研究院中。我們也可以在史書中找到有關此書的相關記錄：

“先時丁未年間，相璜與金祖淳伴直翰院，取唐宋百家小說及『平山冷燕』等書，以遣閑。上偶使入侍注書，視相璜所事，相璜方閱是書，命取入焚之。”⁶⁾

在金春澤『北軒居士集 論詩文』卷十六中對此書也有記載。⁷⁾可見，『平山冷燕』在朝鮮得到了一定範圍的傳播。『九雲記』便抄用了『平山冷燕』的很多篇幅。如『九雲記』第三回：

話說時神宗皇帝登寶位多年，……(天子)諭道：“朕以非功涼德，獲居民上，實是幸致。才為國寶，國制素重科甲，每以詞賦詞章為準。文章豈在科日。必采奇才，不負朕眷眷至意。倘得其人，常(應是‘當’之誤)為不次之賞。如其怠玩，循私忌公，遺珠，罪在不赦。”聖旨一下，宗師學憲各各叩頭，領旨謝恩，不敢怠慢。因是年底，就在家過了年新正，不敢久延，不日辭朝廷，

6) 『朝鮮王朝實錄』卷三十六，正祖十六年(1792)壬子十月條著錄。

7) 金春澤，『北軒居士集論詩文』卷十六，第二十五葉注錄：“小說無論『廣記』之雅麗，『西游』，『水滸』之奇變，宏博如『平山冷燕』，又下等風致。”

各自赴任去了。

且說王宗師，就將諸生卷文次第批閱。聖諭在心，便加意細覽，指望一兩個奇才高品，逢迎天子之旨。不期考來考去，總是肩上海下的文，並不見一卷出類拔萃之才。心下憂悶不平。

一日，按武昌府知縣胡文卿進見，乃呈上一封書說道：吏部張尚書托他代送的，要將他公子張善考出崇陽縣案首。王宗師看畢遞與一個門子，道：“填案上稟我。”說完，乃打發胡知府出去。心下想到：“別個書不聽，也不多緊。一個吏部，自己之升薦榮辱，都在他手里。這些小小事，難道不聽聽？”又想到：“聖諭諄諄，要得真才。張善這廝若是真才，固是兩得。他是紈袴中養得的，又有此私托，當可諒其所抱。若取了這些人情貨兒，又如何繳旨呢？且待考過，再處不妨。”更將一府考完，閉門閱卷。

看到一卷，真是珠璣滿前，錦心繡口，脫乎窠臼，十分奇特。王宗師拍案稱賞道：“今日方遇著一個奇才。”便提起筆來，寫了一等一名。寫完，只見門子稟道：“張尚書有書在此，老爺前日分付，叫填案時稟的。小人不致不稟。”宗師道：“是也。這卻不是如之奈何？你便再查出張秀才的卷子來。”門子答應了，就將一個卷文在前，道：“此便是了。”王宗師一看，卻又不甚通，心下沒法，只得勉強填出第二名罷。一面掛出牌來，限了日期，當面發放。

至期，王宗師自坐在上，兩邊列了各學教官，諸生都立在下面。考填的卷子，都發出來，當面開拆唱名。先拆完府學，拆到咸寧縣第一名楊少游，只見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年秀才。宗師定睛細看，那秀才生得：

垂髻初斂正青年，弱不勝冠長及肩。

凝眸山水皆添色，倚笑花枝不敢妍。

王宗師見他儀容清秀，年紀又輕，萬心歡喜，乃問道：“尊銜就是楊少游嗎？”楊公子道：“解元正是。”王宗師又問道：“今年十幾歲了？”少游應道：“十三歲。”王宗師又道：“本院只認各府甲科之才，固自不乏，又奉聖諭，必也求得拔萃之才。今見尊卷，果然是天姿高曠，奇想不群，墨迹縱橫，如神龍不可拘束。真高才也。老師宿儒尚患不克，不意尊庚如是青年，尤可賀喜。本院且可承聖諭，竊自幸甚。”楊少游便起身再坐，恭敬答道：“學生庸陋下儒，素淺才識，僥幸得中，誠出望外。今又蒙大人諭獎，多恐有負所舉。”王宗師道：“無自過謙，本院非是過詡，誠恐不能道其真才呢。”

復唱到第二名，是張善。只見走出一個矮黑秀才，肥頭胖肩，一臉麻黑，到了面前坐下。宗師問道：“賢是張善麼？”張善答道：“現任吏部尚書修河，便是吾家大人呢。”王宗師見他出口不雅，全無文字氣，便不再問。連唱第三名，

次第發落，畢了考試，別了知府，回京復命去了不題。

此一大段落全文照抄『平山冷燕』第九回“誤相逢才傲張寅”，只是把才子燕白頷換成了楊少游；張善仍為吏部之子，只是名字由“寅”而“善”；提學仍名王袞。原詩為一首七律：

垂髫初斂正青年，弱不勝冠長及肩。
望去風流非色美，行來落拓是文顛。
凝眸山水皆添秀，倚笑花枝不敢妍。
莫作尋常珠玉看，前身應是李青蓮。

大概是因為楊少游的前身是和尙性真的緣故吧，『九雲記』去掉了頷聯和尾聯，七律便成了一首七絕。其他部分的整段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只有個別字句稍有差異，或由于抄時筆誤，或由于着意改動。改動部分并不見佳，如張善回答王袞的話。原文為“現任吏部尙書張，就是家父。”而改動後竟讓張善人前直稱父親名諱，殊不合情理。張善無論如何不通，也不會犯這種常識性錯誤。這也證明『九雲記』不會出于“西省為官”的中國人之手。

『九雲記』第五回有楊少游贈桂蟾月詩一首：

可憐不世艷，嬌美可人心。秋色畫雙黛，月痕垂一簪。
白墮梨花影，香拖楊柳蔭。情深不肯淺，欲語又沉吟。

這首詩在『平山冷燕』中為燕白頷所作。⁸⁾其中“嬌美可人心”原作“嬌弄可憐心”，“香拖楊柳蔭”作“青拖楊柳蔭”。以“青”對“白”，對仗更為工整。

我們再看『九雲記』第七回關於春景的描寫：

一路上，早有一帶柳林，青青在望，少游頓覺歡喜。原來這柳林，約有里餘，

8) 見『平山冷燕』第十回“巧作合詩騙平子”

也有疏處，也有密處；也有幾株近水垂橋的；也有幾本依山拂石的。中間最疏茂處，蓋了一座大亭子，供人游賞。到春深時，鶯聲如織，時時人多來登玩。

我們再看『平山冷燕』第十回對遷柳莊景色的描寫：

……不多時，便見一帶柳林，青青在望。

原來這帶柳林約有里餘，也有疏處，也有密處。也有幾株近水，也有幾株依山；也有幾株拂石，也有幾株垂橋。最深茂處蓋了一座大亭子，供人游賞。到春深時，鶯聲如織，時時有游人來玩耍。

至于此回楊少游與張善對詩的部分，也完全抄自『平山冷燕』第九回。因為篇幅過長，我們仍只引『九雲記』：

楊少游陪笑道：“豈敢，豈敢。但天已向晚，今日之遇，直是邂逅也，非是結社為約的，不過任意潦草。各人不必各做一篇。不如同兩兄聯句，互相照應頌惡，便覺有情。個中到置一令，如遲慢不工，罰依金谷酒數，到也有趣。”張善正擬誦他前人記游應接，今聞聯詩設令，心下着急，到想：“聯句也是一般捏合來，有何不可？”正躊躇思量之際，盧鎮道：“小弟本無倚馬之才，又是疏于工詩。情願罰一杯罷。”仍自酌一杯，飲盡了。張善強笑道：“盧兄真個膽小，只可做的做，不做的不做。”復勉強道：“詩當隨興而發，楊兄且請起句罷。弟可臨時看興，若是興發時，便不打緊。”楊少游道：“如此僭了。”遂提起筆來，蘸蘸墨，先將詩題寫在粉壁上，道：“春日城西訪柳留飲，偶爾聯句。”寫完，便題一句道：

不記花蹊與柳溪，

題了，便將筆遞與張善道：“該兄了。”張善只指望前人的詩湊成全句的，那里合他只句來？推辭道：“起頭須一貫而下，若兩手湊成，詞意參差，到中聯，小弟續罷。”只自肚里暗誦誦，自己誦他的句，以望捏合的。少游道：“這也使得。”又寫第二句道：

城南訪柳又城西。酒逢量大何容小，

寫罷，仍遞與張善道：“這卻該兄對了。”張善接了筆，又并無借合之前人詩，只自臉上發紅，左顧右盼，到也不知所措。少游催促道：“太遲了，該罰。”張善聽見個“罰”字，便說道：“若是花鳥山水之句，便容易對。這‘大’，

‘小’二字，要對實難。小弟情願依盧兄例，罰一杯罷。”楊少游道：“該罰三杯。”張善道：“便是三杯。看兄怎生對的？”就拿杯自倒了三杯來。少游取回筆，又寫兩句道：

才遇高人不敵低。客筆似花爭起舞，

張善看完，不待少游開口，便先贊道：“對得妙，對得妙。小弟想了半晌，想不出的。”少游笑道：“偶爾適情之句，有甚麼妙處？兄方才說‘花鳥’之句便容易，這一聯卻是花了，且請對來。”張善道：“花便是花，卻有‘客筆’二字在上面，卻見個假借之花，越發難了。到不如照舊，還是三杯罷。楊兄一發完了。”少游道：“既要小弟完，也自從教。”就提起筆，卒完三句道：

主情如鳥倦于啼。三章有約聯成詠，依舊詩人獨自題。

少游題罷，大笑，提筆而起，道：“多擾了。”遂往外便走。張善挽道：“酒尚有余，何不再為？”少游道：“張兄既不以杜陵詩人自居，小弟安可以高陽酒徒相待。”乃將手一拱，往外徑走。張善思：“吾惹他歪纏，一來沒有執迹，二則已去遠了。”只獨自憤憤，咬牙切齒，免不得計給酒錢，下樓還歸。

在『平山冷燕』中，該情節發生在另一才子平如衡和張寅之間。僅有個別語句不同。不同之處往往語意模糊，或是由於抄時筆誤，而結尾處加入張善“吾惹他歪纏”一句，則完全是不知所雲，從此中亦可看出，作者很難用白話進行表達。『九雲記』第十二回楊少游辭婚時，天子的一番話語也來自『平山冷燕』，我們先看『九雲記』：

天子復道：“卿言差矣。守凡庶之約，謂之小節。承君父之旨，謂之大義。孰輕孰重？大凡事有經權，從禮為經，從義為權；事有虛實，娶之為實，聘之為虛。卿不可固執，以傷事體。鄭女無合昏之禮，那有夫婦之義？終身自守，便是無義。今不徒朕有定意，太後娘娘愛卿雅望，親自檢定。卿豈敢負太後一番盛意乎？”

我們再看『平山冷燕』第二十回，平如衡辭皇帝賜婚：

王衰道：“探花差矣。守庶民之義，謂之小節，從君父之制，謂之大命。孰輕孰重，誰敢妄辭。”

王衰道：“事有經，亦有權。從禮為經，從君為權。事有實，亦有虛。娶則

爲實，聘尙屬虛，賢契亦不可固執。”

王哀道：“探花苦辭，固自不妨，只可惜辜負聖上一段憐才盛意。”

『九雲記』不僅大抄『平山冷燕』，才子佳人小說的開山之作『玉嬌梨』的部分內容也爲其所用。『玉嬌梨』向來與『平山冷燕』并稱，清乾隆年間吳航野客的『駐春園小史』開篇即說：

“曆覽諸種傳奇，除『醒世』，『覺世』，總不外才子佳人。獨讓『平山冷燕』，『玉嬌梨』出一頭地，由其用筆不俗，尙見大雅典型。”

『玉嬌梨』也傳入朝鮮，目前有木刻四卷四冊本藏于成均館大學三讀堂。朝文譯本多見于著錄，有三種傳世，其中兩種藏于日本東京大學，一種藏于高麗大學圖書館。『九雲記』主要抄用了『玉嬌梨』中的一些詩章。如第四回楊少游趕考途中過秦府，于粉牆外盤石上題楊柳詩一首，詩雲：

淺綠深黃二月時，傍帘流水一枝枝。舞風無力纖纖掛，帶月留情細細垂。
袅娜不堪持贈別，參次已是好相思。東皇若識儂清眼，不負春天幾尺絲。

又有秦彩鳳和詩：

風最輕柔雨最時，根芽長就六朝枝。傍橋煙淺詩魂瘦，隨院春憐畫影垂。
拖地黃金應自惜，漫天白雪爲誰思。流鶯若問情長短，試驗青青一樹綠。

楊少游詩正是『玉嬌梨』中佳人白紅玉的『新柳詩』，有幾個字的差異。“淺綠深黃”，“傍帘流水”，『玉嬌梨』中作“綠淺黃深”，“傍檐臨水”；“帶月留情”，『玉嬌梨』中作“待月多情”；末句中“春天”，『玉嬌梨』中爲“春添”，它皆相同。而秦彩鳳和詩在『玉嬌梨』中，則爲才子蘇友白和白紅玉之詩。也有幾字之差，“傍橋”，『玉嬌梨』中爲“畫橋”；“隨院春憐畫影垂”，『玉嬌梨』中作“隨苑春憐舞影垂”；末句中“一樹綠”在『玉嬌梨』中爲“一樹絲”。異文處或由

于抄時筆誤，或由于着意修改，如原文的“畫橋煙淺”化用柳永的名篇『望海潮』中“煙柳畫橋”一句，隋苑則是詠楊柳的熟典，『九雲記』把它改作“傍橋”，“隨院”，雖說失去了原文的浪漫艷麗，到也對仗工整，且增加了幾分野意。

第五回楊少游逢桂蟾月，遇張善諸人吟詩，其中王古韻的歪詩見于『玉嬌梨』第六回，是假才子張軌如所作。原詩如下：

楊柳遇了春之時，生出一枝又一枝。好似綠草樹上掛，恰如金線條下垂。
穿魚正好魚翁喜，打馬不動奴僕思。有朝一日干枯了，一擔柴挑幾萬絲。

王古韻之詩與此只有一字之差，“好似綠草樹上掛”，王詩為“况似綠草樹上掛”，大概是抄時筆誤所致。

『好逑傳』(又名『俠義風月傳』)是一部極具特色的才子佳人小說。它在明清之際就已風行，在十八世紀流入西歐，被譯成英、法、德文出版。『好逑傳』也傳入朝鮮，漢城大學奎章閣現藏有兩種，東亞大學石堂傳統文化研究院藏有一種，慶北大學圖書館藏有一種。⁹⁾ 也有朝文譯本的存在，現藏于漢城大學奎章閣。本書對『九雲記』的創作也產生了影響。『九雲記』第七回有張善對其父張修河的一段話

張善答應了幾個“是”，又道：“孩兒素性不喜不中意的。若是朋友，合則好，不合則去，可也。若是夫婦，乃五倫之始，一諧伉儷，便為白頭相守。倘造次成婚，苟非艷色，勉強周旋，乃是傷性。失了和氣，去而擲之傷倫，又惹人說。不可輕議。是故孩兒年已及冠，未定室家。必得才容出眾之一佳配，庶遂終身之事。”

這一段話本于『好逑傳』第一回鐵中玉語：

他(鐵中玉)因而說道：“孩兒素性不喜俗偶，若是朋友，合則留，不合則去，可也。夫婦乃五倫之首，一諧伉儷，便是白頭相守。倘造次成婚，苟非淑女，勉強周旋則傷性；去之擲之又傷倫。安可輕議？萬望二大人少寬其期，以圖選擇。”

9) 慶北大學藏本名『俠義風月傳』。

『九雲記』將“淑女”改為“艷色”，與張善之品性相符，但結末添加部分中，張善竟向父親解釋自己為什麼還沒定婚，在婚姻要由父母做主的情形下，這種描寫有些不合人物身份。

『英雲夢』與『九雲記』的原型『九雲夢』只有一字之差，系才子佳人小說的後期作品，可能成書于乾隆初年。目前有八卷八冊的木刻本收藏于漢城大學奎章閣。它在才子佳人小說中不屬一流作品，但卻別具特色，對『九雲記』的創作可以說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與『玉嬌梨』，『平山冷燕』等大部分才子佳人小說不同，『英雲夢』不是在才子佳人奉旨成婚的情況下收場，而是把情節擴展到對子孫際遇的細致描寫，最後也有三位主人公升仙的敘述。這種結構形式與『九雲記』大體相同，王雲出將入相的經歷也同于楊少游，所差只在僅有兩妻二子，更未能妻以公主，是以富貴稍有不敵。然而也完全令那些希圖“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士子們艷羨不已了。它對『九雲記』的影響首先表現在結構情節的處理上。在『九雲夢』中，對於楊少游後代子孫的敘述，只是一筆帶過。而『九雲記』卻有較為詳細的描寫。不僅如此，在『九雲記』中，我們也能找到『英雲夢』中的部分內容。如第四回楊少游遇秦彩鳳，有兩首詩，一首形容秦彩鳳：

杏臉光含玉，春山眉戴靑。秋波留淑意，隔帘環佩聲。

再一首形容楊少游：

皎皎龐貌俊俏，宛然玉樹臨風。滿目端明秀色，正是齒白唇紅。

這兩首詩都見于『英雲夢』第十五回，原為描寫錢府兩女，與王雲兩子的。『九雲記』做了少許改動，原詩其一為：

杏臉光金玉，春山眉黛清。纖纖花褪色，戾戾月羞明。
綠鬢雲堆翠，紅衣彩 生，秋波留淑意，隔苑環佩聲。

其二為：

皎皎龐兒瀟灑，宛然玉樹臨風。滿面才華秀色，一般齒白唇紅。

『九雲記』採用『英雲夢』詩作的情况尚見第二十三回，楊少游與兩公主成親，有詩曰：

多情多愛兩風流，夙夕姻緣今夕酬。錦帳鳳鸞連理樹，遺紅猩點耐嬌羞。

此詩見于『英雲夢』第十三回，是描寫才子王雲與佳人夢雲成婚的。除“鳳鸞”兩字在『英雲夢』中為“鸞鳳”外，它皆相同。『九雲記』第二十三回，桂蟾月入楊府，奏『月宮春』一闕，歌雲：

舞衣不勝蕊珠香，霓雲護群芳。留情笑獻紫霞觴，芙蓉星斗光。月色花叢人意軟，瑤池會上我佯佯。風到花廳景物，君且有容光。

這首詞也見于『英雲夢』第十四回，只有一個字的不同，“風到花廳景物”在『英雲夢』中為“風列花廳景物”。

『九雲夢』不僅借用了『英雲夢』的諸多詩詞，也借用了其它的部分內容。如第十四回“日本國潛師犯青州”，楊少游布告軍中之文，曰：

欽差兵部尚書兼文華殿太學士，征倭大元帥楊，為禁約告示事：

蓋聞兵貴神速，取乘勝之良機，令務嚴威，得隊伍之整齊。凡在將佐隊伍，俱宜效力，各奏膚功，無為自速重律。有犯者，軍法無私事。

聞鼓不進，鳴金不退者，斬。遇敵不先，畏怯退後者，斬。

搶掠民財，淫人妻女者，斬。有慢軍令，擅闖轅門者，斬。

兵器不利，旗幟不鮮者，斬。捏做妖言，惑亂軍心者，斬。

竊他人之功為自己有之者，斬。

各依遵守機律，無敢或怠。如違者，罪在不赦。大概大小兵將在營不端，妄自喧嘩者，定照軍法施行。特此告示。

我們再看『英雲夢』第十二回，王雲帶兵征南，布告全軍，文曰：

欽點新科探花，翰林院編修，特封平南大將軍王爲禁約事：

蓋聞兵貴神速，取勝敵之良機；將知意變，奪銳氣之先謀。軍貴威嚴，不得懈怠；隊伍整齊，勿爲自亂，犯者斬。聞鼓不進，鳴金不退者斬；遇敵不先，畏首退後者斬；搶掠民財，淫人妻女者斬；交頭接耳，洩漏軍機者斬；持強凌弱，攪擾地方者斬；有慢軍令，擅闖轅門者斬；兵器不利，旗幟不鮮者斬；捏造妖言，惑亂軍心者斬；竊他人之功以爲己有者斬。自古軍令不得嚴，各宜遵守，如違令者罪在不赦。一概大小軍兵在營不端者，定照軍法施行。特此告示。

『九雲記』第三十回楊少游生子：

司徒復次第抱來兩兒在膝上，道：“好一對寧馨兒！”歡喜的很，看了半日，遞與乳媪，以黃金兩錠爲新兒見面之禮，分與奶娘。席上諸公俱有賞賜。奶娘接兒，抱在懷里還內。

我們再看『英雲夢』第十四回，英娘，夢雲雙誕兒：

吳斌同楊凌各抱一個在膝上道：“好一對寧馨兒！喜歡的了不得。看了半日，遞與乳娘，各出黃金兩錠爲見面之資。乳娘就抱回內堂去訖。”

兩相對比，不難看出其中的相似之處。

總之，『九雲記』的作者非常熟悉才子佳人小說，因而，無論在結構人物的設置安排上，還是在情節內容的展開描寫上，都受到了此類文學樣式的影響。可以看出，作者是酷愛這些稗官雜說的，因此，他以『九雲夢』爲藍本，以所讀，所愛之書爲素材，構建了一個新的藝術天地。與『九雲夢』相比，這部改撰本雖然篇幅大大增加，但由於抄摹多書，又不能很好地融匯，因而結構松散，情節游離，更不要說其中那些生硬別扭，語意不通的句子了。也就是說，『九雲記』的藝術價值並不很高。雖然如此，我們仍要看到，『九雲記』是出於不諳白話文的朝鮮文人之手，他是在用第二國的口頭語言進行創作，在此情況下，本書作者能夠對那麼多的中國白話小說如此了解，亂熟於心，并能靈活地加以運用，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而且它的創作也

能使我们進一步了解到中國小說在朝鮮的流傳狀況。從這個角度上說，『九雲記』的意義不容忽視，因而，對它的作者等諸問題的深入考察，有待我們做繼續的努力，力爭得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參考文獻>

- 嶺南大學汶波文庫所藏九卷筆寫本『九雲記』
江琪校點，『九雲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紅樓夢』，黃山書社，1994
『鏡花緣』，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
『女仙外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
『水滸傳』，黃山書社，1994
『平山冷燕』(『中國古典才子佳人小說選』)，哈爾濱出版社，1994
『玉嬌梨』，同上
『俠義風月傳』(『好逑傳』)，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
『英雲夢』，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
崔溶澈，「九雲夢幻九雲樓—韓中小說史上共受注目的『九雲記』成書過程」見『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論文集』，台北，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編，1998. 7.
陳慶浩，「『九雲記』之研究及其作者問題」，同上
劉世德，「論『九雲記』」，『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1993
劉世德，「『九雲記』是中國小說還是朝鮮小說」，『文藝報』，1994. 1.
陸宰用，「『九雲記』的研究概況以及幾點問題的商榷」，『嶺南語文學』28輯，1995. 12.

<概要>

본 논문은 주로 두 방면에 걸쳐서 『九雲記』에 대한 연구를 진행하였다. 첫 번째는 『九雲記』의 작자문제이고, 두 번째는 재자가인소설과의 관계이다.

『九雲記』는 조선소설인가 아니면 중국소설인가? 이에 대해서는 학계에는 이미 세 가지 견해가 있다. 필자는 본문내용부터 착수하여 작품언어에 대한 분석과 서투르게 적용된 중국소설의 부분적 내용으로

인해 형성된 작품의 어수선한 현상에 대한 검토, 그리고 작품 속 인물 호칭의 여러 가지 표현에 대한 인용설명 등을 통해 볼 때 이 책은 모국어로 창작하는 중국 문인의 손에서 나온 것이라고 볼 수 없으며 마땅히 조선 문인의 저작으로 보아야 한다고 생각했다. 동시에 필자도 金進洙의 『九雲樓』와 관련된 시의 末聯 “豈但梅花空集句, 九雲夢幻九雲樓”라는 시어에 주의를 기울였다. 『九雲記』의 내용으로 볼 때, 이것은 확실히 여러 중국소설을 옮겨 쓴 “集書之書”이다. 김진수의 시들이 방면에 착안하여 集梅花詩와 『九雲樓』를 비교해보면 『九雲樓』의 내용 또는 『九雲記』와 많은 비슷한 점이 있다는 것을 추측할 수 있다. 그러므로, 『九雲夢』에서 『九雲樓』, 다시 『九雲記』까지라는 견해는 일리가 없지 않다. 그러나 『九雲樓』와 관련된 더 많은 자료가 발견되기 전에는 이것은 여전히 추측에 불과할 뿐이다. 하지만 현재 본문의 내용에서 보자면 그것을 朝鮮小說로 보는 것은 신빙성이 있다.

본문을 자세히 읽어본다면, 『九雲記』의 창작은 才子佳人 소설의 커다란 영향을 받았다는 것을 발견할 수 있다. 이러한 영향은 먼저 『九雲記』의 구성형식에서 표현된다. 이것은 재자가인 소설의 형식을 모방해서 몇편을 구성하고 인물을 설치하였으며 소설의 모순충돌을 강화하여 줄거리가 더 변화가 있도록 만들었다. 이뿐만 아니라 『九雲記』의 작자는 직접 재자가인 소설의 내용의 일부를 차용했으므로 『平山冷燕』, 『玉嬌梨』, 『好逑傳』, 『英雲傳』 등의 내용을 『九雲記』에서 발견할 수 있다. 이러한 차용은 작자가 『紅樓夢』, 『水滸傳』, 『鏡花緣』, 『女仙外史』 등을 옮겨 쓴 것과 같고 또한 대략적으로 全文을 모방 인용하였으며 심지어 원서 속의 인명조차도 바꾸지 않았다. 이러한 사실들을 종합해본다면 재자가인 소설이라는 문학양식이 『九雲記』의 창작에 끼친 영향이 아주 지대하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